



# 春如点

□梁凌

“你说，如果一个意象来代表春天，用什么？”春之夜，我们沿着洛河散步，花突然发问。我想了想说，用“点”吧。

在我的右边，生长着数不清的花树，我看不清它们的样子，不知道它们叫什么，但夜空下能看到枝上爆出的点点颗粒，那是叶，或者是花的胚胎，只需些许时日，它们就展成叶的“青眼”，或绽成花的模样。

我攀下一枝，细细分辨，苞芽碎如米粒，嗅一嗅，有尘土的香。

“大了吗？”

“大了！”

那人悄悄地问，我也低低地答，似怕惊醒花与叶的梦，然后，我们继续行走，说着闲闲淡淡的话，说着说着，竟感觉春天就是一篇最美的散文。

你看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：迎春花的点，柳树的点，连成串，是不是一言难尽的省略号？

海棠花的点，桃花与杏花的点，是不是一一个个长着尾巴的逗号？

玉兰花的点，高低错落，昂扬着，状如狼毫，多像一个个惊叹号！

牡丹花的点，胀鼓鼓的，充满激情，是画家蘸满了墨的笔，沉思间，“吧嗒”一下落在宣纸上，是大而圆的句号——牡丹不敢轻易开，它“噗噗”地一开，春天几乎就画了句号。

最美的容颜，要经历最长的孕育和等待。

想起吴冠中中的一幅画，叫《春如线》，画上除了线还是线，红的、绿的、黑的，缠缠绕绕。我从画想起春雨，想起柳树，想起流苏似的风。画上也几颗黑色的点，再细看，隐隐约约，有灰色、绿色、红色的……是花苞还是叶芽？

还看过一幅画《天涯何处不春风》，成片的绿色蕉，一排排的雁阵和三三两两背着竹篓的女子，感觉那路很长很长，那绿也很长很长。春，是铺天盖地的，我问画家，可不可以叫做《春无限》？

春如点，春如线，春无限，是春天的三部曲。

现在，风还有点薄凉；泥土，还不曾酥软；那些花蕾，还不曾绽放，春天，是点状的，当

这些点越来越大，慢慢连起来，就变成了线。

那些小点儿，一定在深呼吸，在做着最大的努力，只是我看不见，我只看见它们一天天从小点变成大点，一点点地胖起来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“噗”地咧开了嘴。

有一种努力，是我们看不见的；有一种花香，是我们嗅不到的，但，它们在！

比如，柳树粗糙的皮里，是不是本就藏着凝固的碧玉，见了春，就丝丝地流动起来，渐渐变成千万条“绿丝绦”？

桃树、杏树、梨树，它们的茎叶里，是不是掖着早已蓄势待发的妖娆？

春是魔法师，把它们变成点，变成线，变成片，变成海。春夜朦胧，但只要想象一下，处处璀璨着绿的点、红的点、白的点，如浪花朵朵，是不是有点儿奢华绝艳？

而我，行走在点之间，行走在点之上，行走在点之下，渐渐也变成了一个圆点，消失，消失，消失在春风里。

是那最澎湃的一点。

# 桥头迎春花

□郭向英

早春，寒风仍是劲头十足。

和父亲一起回老家上坟，车绕行东花坛，刚过立交桥的桥洞，眼前突然一亮，只见桥头两边的石壁上，迎春花的枝蔓蓬蓬勃勃地顺着道路延展，枝条上缀着密密匝匝的花朵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在长长的枝条上跳跃。

汽车快速地开过时，迎春花的枝条便轻轻荡起，继而落下。汽车不停地驶过，枝条便反反复复地起落。

我不由得放慢了车速，突然有了一种流泪的冲动：这里真的不是花儿应该生长的地方，它们挺立在冰冷的桥头，顶着料峭的春寒，遭受风霜雨雪，还要面对太多的喧嚣与尘埃，却依然盛开着，不管世人在不在意，默默地给人们带来一丝温暖和慰藉。

记得幼小时，能来一趟洛阳城，是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我第一次来洛阳，也是在早春时节，因为后背上莫名地长了一个硬块，父母悄悄地商量了一夜，终于决定带我到洛阳找父亲在医院的一个同学。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，牵强的笑容里透着深深的忧虑，却仍然故作轻松地讲述着我幼年时的趣事。

而我，早已忘了此行的目的，满心都是对洛阳城的好奇与向往。我一遍遍催问父亲：什么时候能到啊？终于，我们到了东花坛立交桥，父亲停下自行车，指着前方告诉我，这就是入城的必经之路，过了桥，就能看到东花坛了。顺着父亲指引的方向，我猛然看到道路两旁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灰褐色枝条，上面缀满了金黄色的花朵。我欣喜地凑上去，那一朵朵金色的生命，没有一片绿叶相伴，看似瘦弱，却精神抖擞地挺立在春寒未尽的冷风之中。我怜惜地问父亲：它们不怕冷吗？

父亲很顺利地找到了老同学，检查后，我并无大碍。虚惊一场，我们回去的路上自然轻松了许多。到了东花坛，父亲破天荒地买了几个油旋儿。经过立交桥时，父亲停好自行车，我们坐在桥边休息，吃着喷香的油旋儿。父亲看着我骄傲地说：我就知道，俺闺女像迎春花一样生命力强！自此，迎春花于我，好像有了特殊的意义。

多年来，我的生活何尝不像立交桥头的迎春花那样经历着起起落落：曾是生产一线最苦最累的工人，曾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也曾是卖水果的小商贩，做过副食批发，做过品牌代理商，到如今，和老公一起，把生意一步步做到了省会。

多少次，面对困难犹豫退缩的时候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立交桥头那一簇簇迎春花，它们以卓尔不群的一派金黄点缀着进入洛阳的必经之路，开放在清冷的桥头。谁说高处不胜寒？高踞一角，迎春花气定神闲地把春天的号角吹响：向下，细长的枝条垂落成一道阳光般的瀑布；向上，繁密的触须沿墙蔓延，永远以行走的姿势，把浓烈的色彩写进初春单调的眼眸。

回头看看走过的路，我总是感慨万千，却无怨无悔。因为，最让我感到幸福和骄傲的，不是如今的成就，而是创业的十几年中，那段最艰苦的岁月。要知道，每个成功者的背后，都有一段难以言说的艰辛，就像这迎春的花朵，不经历严寒风霜，哪来的迎风怒放？

如今，初到洛阳的许多记忆都已淡忘，唯有东花坛立交桥头那些暖黄色的花朵，如暗夜夜空里的点点繁星，镶嵌在我心灵的深处，给我以生命的激情、生活的勇气，让我懂得珍惜现有的一切。

# 小寨花季

□尘心

老家小寨，地处偏远，一年难见惹眼的景色。只在春天，有几日柳绿桃红，星星点点的，总也看不成画，便由它们热闹几日，淡去算了。

有一年，春来得迟，眼看跌进三月，忽落一场雪，母亲便很焦急。村子周围能吃的柳叶几乎被捋光了，槐花还未开，吃什么好呢？我们兄妹几个就像填不满的无底洞，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，母亲把几样粗粮掂对来掂对去，变着法儿地做，并千方百计让我们每顿饭都能就上点小菜。

夏秋好些，院前屋后种些豆角、南瓜，再搭以母亲自制的酱豆和腌菜，饭食倒也香甜。冬天最难熬，除了秋后晒干的红薯叶，全家人只能就萝卜丝度日。有时，母亲会把蒸熟的红薯面窝头放入凉水中冷却，然后取出，沥干水，切成均匀的细条，佐以蒜汁、香油，一盆美味的窝头菜即成。春季最好，虽然少有新鲜蔬菜，但能吃的野菜多，母亲便很宽心。从嫩绿的柳芽开始，白蒿、荠荠菜、歪头菜、蒲公英、香椿、榆钱、槐花，都被母亲端上了桌，或腌，或拌，或炒，或蒸，或剁馅儿包在馍里，令我们饭量大增。

然而，即使是这样的菜，也不是顿顿都能吃上，母亲不免长吁短叹。有一天，母亲不知从哪里听说桐树开的花也能做菜，便急忙一试。村里桐树随处可见，我家院里就有两棵，虽不高大，却开满了粉紫色的肥嘟嘟的喇叭花。母亲搬来梯子，够几嘟嘟的花下来，拣开得正艳的，择去花蒂，洗净，放入开水中焯了之后再

炒。炒好的桐花灰土土、皱巴巴的，像带皮腌久了的茄子。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，又苦又涩！母亲看看菜盆，再看看我们，脸上满是愧疚。

翌日早饭，菜盆里还是炒桐花。我和哥哥姐姐皱着眉，谁也不伸筷子，母亲笑着让我们尝尝。我挑起一点，犹豫着放进嘴里，竟与头一晚吃到的大不相同，又软又绵，苦味尽除，味道竟有些像炒傻瓜花。母亲说，她把焯好的桐花泡了整整一夜，还几次起来换水，才除去了苦味。

母亲是我们村头一个把桐花拿来吃的人。之后，不断有人来家向母亲讨教。那几日，村里的桐花眼见着少了。可是，桐树一般枝干高大，桐花并非轻易能够到。于是，我们就焦急地盼，盼着来一场风雨。终于，狂风大作，伴着斜斜的雨丝，雨时缓时急地下了，风也刮了一夜。天亮了，太阳从东边的小树林里探出来，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空气中弥漫着桐树花粉的味道，湿润，浓郁，带着清苦的甜香。顾不上吃饭，我挎着竹篮就往月牙家跑。月牙是寡妇菊婶的闺女，和我最要好。她家在村西头，敞亮的院子里有好几棵高大的桐树。果然，月牙坐在那棵最高的树底下等我。她的周围，铺满了桐花……

如今想来，桐花确实不好入口，甚至可以说难吃。然而，在那样一个早晨，我和月牙，用满地的桐花和纯粹友情，拼出了人生的一幅图画。何况，那满满溢溢的收获，让两颗童年懵懂的心，在多年之后，依然体味着幸福！